

大標：拉美文學新勢力專題

副標：魔幻現實主義退位，麥康多和喀嚟世代接班

出處：《開卷周報》書評。E5。(2008.7.13)

◎陳正芳（暨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）

提及拉美文學，一般人最先想起的常是《百年孤寂》、馬奎茲、聶魯達的情詩，以及魔幻現實主義。能夠以幾個關鍵字點出一國、一民族或一區域的文學，顯見此文學已有國際認同的聲勢。從主體性來看，這不啻是件好事，但從文學的創造性來看，則狹隘了文化的發展，而這正是拉美新一代的作家力圖破除的迷咒。

近些年，在全球化和資訊化的光束下，上世紀 60 年代以馬奎茲、尤薩、富恩特斯（Carlos Fuentes）為首的「爆炸文學」以及魔幻現實主義，熱度逐漸消退。而在拉美地區，某些耽溺於同樣主題、技法，意圖賣弄印地安原住民的異國情調者，也漸次受到子輩的唾棄。最顯著的兩例，一為「麥康多」（McOndo），另一為「喀嚟世代」（la Generación del crack）。

麥當勞時代的麥康多

麥康多一字是智利作家富戈特（Alveto Fuguet de Goyeneche）所創，此字原是馬康多（Macondo）的變體。馬康多是《百年孤寂》故事的主要場景，在這個小鎮裡，守護家族百年的老祖母看著人事滄海、家族興衰，馬奎茲的現實魔幻化了。然而，活躍在 90 年代的富戈特，他所面臨的現實已經不再是馬康多，而是麥當勞（McDonald's）、麥金塔（Macintosh）、小公寓（Condo），因此他將馬奎茲的馬康多和美國文化的麥當勞合寫，成了麥康多。

富戈特於 1996 年結集 18 位作家的短篇小說，選集以麥康多命名，標舉了一個新世代的來臨。選集中的作家年齡平均低於 35 歲，作品展現當代的都市、郊區景觀，充斥了貧窮、罪犯、全球化、階級差異、性、毒品和流行樂。身為「麥康多」一族的波利維亞作家帕斯·索爾丹（Edmundo Paz Soldán）說道：「麥康多砰然關上魔幻現實主義之門。」似乎宣告拉美文學新的走向。

然而，「麥康多」同時也打開另一扇拉美人現狀的窗。索爾丹曾表示：「麥康多小說所描述的世界，比馬奎茲所描繪的更接近拉丁美洲所經驗的世界。」檢視拉丁美洲的人口統計，大部分的拉美人遷離鄉鎮，他們生活在擁擠而五光十色的都會，深受美國流行文化的影響。曾有論者打趣地說，麥康多的作家們，恐怕受到美國動畫主角辛普森的影響更甚於智利獨裁領袖皮諾切。另一方面，新世代拉美作家大多身兼記者或導演、編劇等職，不僅大環境籠罩在大眾傳媒之下，他們立身處地之境更是與媒體緊密相關，也就無怪乎新的小說體例深受電影文化影響。麥康多的小說，或許如同富戈特的意圖，魔幻的現實已由電影的魔幻所取代。

四海為家的麥康多作家群

富戈特於 2003 年出版的小說《我人生中的電影》(*Las Películas de mi Vida*)，充分顯現了小說與電影的關係。小說描寫一名成長於加州的智利籍地震學家，日後返回智利的人生故事。富戈特援引他人生中最重要 50 部電影，來對照地震學家不正常的家庭和同化過程的困難。這是一部半自傳體的小說，因為身兼小說家、專欄作家、編劇、導演數職的富戈特，雖然生於智利，卻在加州度過 13 年的童年歲月，他的作品也展現了雜糅美國與智利兩種文化和語言的特質。

事實上，麥康多的作家群傾向四海可以為家，像是女作家安娜·和美 (Anna Kazumi Stahl)，她的母親是日本人，父親是德美混血兒，她先用西班牙文寫作，再翻譯成英文，成長於美國卻定居阿根廷。正如她的小說《大自然的災難》(*Catástrofes Naturales*) 裡面，主人翁說道：「一踏上美國土地，令人驚訝的不是東西的尺寸——所有人都知道美國之大，震懾人的是：在物與物之間不可度量的空間。」和美寫的「美洲」(*América*) 實指美國，這已經攪亂了固有的拉丁美洲的美洲觀點，更遑論小說內容不再侷限於任何國族主體。

麥康多的文學意識，在年輕導演的身上亦可見到。由墨西哥導演艾方索·柯朗執導的電影《你他媽的也是》(*Y tu Mamá También*)，內容講述 2 個即將念大學的童年好友，夥同丈夫外遇的表嫂尋找天堂之口的遊歷。影片固然強調做愛鏡頭的寫真，劇中人物滿口時下年輕人的時髦用語、自由奔放的鏡頭運轉，早遠離墨西哥革命的民族主題。富戈特評此電影的一句「非常麥康多」，讓我們見識到拉美新世代的文藝趨向。

喀擦切斷國家主題、民族苦難

不再背負民族苦難包袱，逸離國家主題的寫作，是當代墨西哥新青年的創作表現。他們自稱喀擦世代 (La generación del crack) 或簡稱喀擦 (el Crack)。此「喀擦」和 60 年代的「爆炸」一樣同為擬聲詞，聽起來像是一刀兩斷的聲音，正符合該團體主張和前輩世代切斷的態度。喀擦世代是由 5 位墨西哥作家所發起的美學運動，他們在 1996 年發表宣言，根據成員之一的帕底雅 (Ignacio Padilla) 所言，其特色為：1、倡行複合的文學，較之前輩作家在形式、架構和文化的嚴謹度都要高，但又企圖連接文學的通俗化。2、小說通常是錯置或遠離墨西哥的時間和空間。3、語言的實驗相當具有冒險性，非單軌而是多音複調的小說敘事。通常被視為艱澀的文學。4、喀擦文學既不搞文學小團體，也不與傳言新世代作家不恭之輩同流。5、重新評價諸如帕切科 (José Emilio Pacheco) 和皮托 (Sergio Pitol) 等與歐洲文學血脈相連的作家。

喀擦世代雖有明確的宣言，但是他們如何在創作裡實踐理念呢？以代表人物博爾比 (Jorge Volpi) 的小說《尋找克林索》(皇冠) 為例，如果不回到原文，幾乎很難相信這是一部西班牙語系國家的作品。《尋找克林索》的故事背景在德國，小說主角是位

美國中尉，奉命調查納粹時期參與原子彈計畫的科學家，他在檔案資料發現研究計畫的藏鏡人克林索，於是求助於當年暗殺希特勒行動失敗後唯一的倖存者——數學教授林克斯，兩人開始展開尋找克林索的任務。

虛構的人物穿梭在真實的人物和歷史之間，開通了文學和科學的對話，透過小說情節的發展，逐步勾勒了德國科技史的輪廓。台灣師大物理系助理教授林豐利在書評中感嘆道：「身為物理學者，雖然過去對於書中幾位科學大師的掌故時有所聞，但感受不到當時的歷史氛圍。博爾比在這方面的掌握很見功力，讓我對已知的軼聞有更深刻的瞭解。」博爾比不受限國族和語言，找到表達信念的管道，這部小說是他的 20 世紀三部曲的首篇，除了為他贏得多項文學大獎外，還被譯成 19 種語言。可以說，小說出版的國際化，也履行了喀擦世代無國界的理想。

在普世情感中創造獨特

喀擦世代雖是以墨西哥新生代作家為主，但是根除本土沙文主義的理念，卻為多數拉美新世代作家所接納，正如古巴女作家波爾德辣（Ena Lucía Portela）所言：「此刻拉美小說家的文字創作，不需圈限於同時代性、歷史或是自己的國家。也沒有義務書寫政治。沒有值得的『社會承諾』，只有『跟自己的承諾』。」新觀點的發出雖然令人一新耳目，但是引起的爭議和批評也不遑多讓。

馬德里一年一度的國際書展今年以「拉丁美洲」為主題，特別將焦點放在 70 年代之後嶄露頭角的作家和作品，一方面為年輕作者打開面市的機會，另一方面也提供讀者評議的新讀本。祕魯作家德雷葉茲（Diego Trélez）今夏將和最新一代的拉美作家結集出書，當代拉美理論家歐爾提卡認為，這批新生代作家所描述的世界是更靠近我們，也更貼近內在的，採取了普世共有的情感，如：愛情、孤獨、死亡、移民、失措、成功、嫉妒、回應 911、新的恐懼、失去保護、幻想、懷疑或是不同型式的暴力來型塑世界，但卻從中創造獨特。或許讀者會以期待的視野接收他們的閱讀，就如富戈特在 90 年代中葉於愛荷華作家工作坊寫作時期，曾意圖尋找出版社出書卻被拒絕，理由乃是他的小說「不夠拉美」。然而，當後殖民論述幫助第三世界建構主體意識漸形疲軟之際，或許我們要面對去主體、去本位的文學風暴。

B O X：拉美文學的記憶書寫

儘管新生代的拉美作家大談去家國歷史的束縛，2008 年的馬德里書展，還是整理出一系列關乎歷史記憶的小說，選列的作品從 1978 年到 2007 年，涵括的作家共 14 人，其中以 40、50 年代出生的中生代為主，他們是政變和流亡的見證人，然而其一生的苦難不只是在政治上，面對新世代的生活哲學，他們更有強烈的孤獨感。其中值得一提的有智利作家博拉牛（Roberto Bolaño），他出生於 1953 年，卻是 90 年代拉美最重要的作家之一，美國文化評論家蘇珊·桑塔格更認為他是當代西語國家最有影響力的

作家。他在 70 年代初參加智利左翼運動，後流亡墨西哥，和其他詩人組織一個集法國超現實主義和墨西哥達達主義於一身的「外現實主義」(Infrarrealismo) 團體。

博拉牛自稱他最知名的小說《遙遠的星星》(*Estrella distante*) 是一本「美洲的納粹文學」，小說時空從智利的阿言德政權到 90 年代的歐洲，可說是藝術家為權力的承諾所誘的範本小說。博拉牛一生默默無聞，直至 2003 年過世後，才開始受到注意。

另一名阿根廷的左翼作家空堤 (Haroldo Conti)，命運遠較博拉牛慘烈。他原是阿根廷最優秀的作家之一，在 1976 年被軍政府綁架，從此失去音訊，雖然有消息透露他已被殺害，但直至今日還在失蹤名單上。空堤在第一次被捕後，就過著鬱鬱寡歡的歲月，今年阿根廷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說全集，馬奎茲為其作序，道出空堤在軍政府時代飽受的不人道待遇，也顯示歷史的創傷是拉美人無法抹煞的現實。